

醫鑑



490.4
IK-1

No. 454



富士川文庫

635

原醫上
世謂醫也

世謂醫也倪以方術而其他敢不言醫也義

大悖經旨而未知其本是於何恐誤之耳夫

醫者治病之稱也古今亦無異論然病者變

也治正也正變而歸常也然則病亦漸不可

以痛痒凡物之為常也正順也其為變也徧

逆也此故物正順則安靜也苟偏逆則憂患

也蓋安靜者則謂無事也憂患者則謂疾病

也由是辨之則人身陰陽混然而無寒無熱
家齊國治君為君臣為臣此正順而皆其無
事之常也若其表裏裂然而痛痒竝起家虛
國衰父子相關夫妻相爭此徧逆而皆其疾
病之變也於此隨其事物而損益攻補調之
和之以治其疾病之變而歸無事之常也是
謂此醫也醫豈何倪以方術乎斷其病以痛
痒未知道者耳古者謂病疾也則不分邦國
人身經曰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

書曰知我國有疵民不康召誥曰智哉康在
易曰以順行出入无疾奔喪曰悲哀痛疾之
至也傳曰山藪藏疾又曰子駟四國病矣子
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
又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可觀古
者謂病也不分邦國之與人身也經曰智者
察同愚者察異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
以中國為一人誠哉以是推彼則其誤也不
特辨

原醫下

醫之言著書也。內經實為之本矣。然軒岐沒也。醫義亦熄。雖其書存而知者鮮矣。於此諸書無其徵之可議矣。故今也欲其辨是則不知。直徵是於其本也。經曰黃帝問雷公曰子知醫之道乎。對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候王。又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又曰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教按循醫

事為萬民副亦以可觀醫實不倪於方術也。且也周禮裂醫而立科凡四其內有食醫非治痛痒也可謂經意微微存矣。又古語曰上醫醫國或曰春風醫萬草是言也。此固古義之所存而反復以足徵其是矣。於是亦知凡人間一切政令教或屈邪伸正治國家平天下之術其他和剛柔適寒溫熟菜肉調鑪梅之法皆此一醫也。如何雖其事物名義各異然其實不外治疾病偏逆之變而歸正順安

靜之常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靜', '之', '常', '也', '一', '言', '以', '辨', '通', '右', '含', '左', '左', '懷', '右', '三', '極', '總', '為', '一', '而', '一', '言', '以', '辨', '百', '趣', '是', '軒', '岐', '所', '論', '之', '經', '意', '也', '仰', '義', '農', '及', '昔', '也', '哉', '經', '曰', '以', '我', '知', '彼', '以', '表', '知', '裏', '以', '觀', '過', '與', '不', '及']

經意

伏羲之易神農之本經黃帝內經謂之三墳而秋革以內經為其宗源夫為易本經書也事皆在彼而用盡在內經此其所以為宗源也而經意固簡微遠幽一槩而非可觀也其為論也此言論彼彼論辨此而其意議互相通右含左左懷右三極總為一而一言以辨百趣是軒岐所論之經意也仰義農及昔也哉經曰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

之理其是之。謂乎是故對經而欲得其意者
則十言萬語一理一貫以可觀之矣若為不
然則書見百年至于皓首經難得而已故見
疾病之一論而倪不可以寒熱痛痒聞治法
之一辨而斷不可以湯液鍼灸如何則三極
總為一而其經中天下至理術知盡無不兼
寓也夫病變也治正也是故一病之論必含
百物之變態一治之辨果述萬事之正法經
曰守一勿失萬物畢古者曰執一統物雖寡

必象三三子請事斯語

醫學

蓋醫之為學也以窮人身明方術為之先而
凡天下事理皆無不由之於己矣故三才總
為一身萬物取諸其身而論其常變二之神
機以辨攻補損益調和之大法得諸己而施
人試人而行家成家而發國自小而大自近
而遠推及天下六合經曰推之大之其形乃
制其是之謂也是軒岐行而仲景所法也

仰上古之學也近取諸身確乎包犧氏之言也哉人苟不取諸其身而欲制百事變亂辨天下常理者非暴則愚也夫人身為物也兼三極象理而一天萬機無不備焉矣故能窮一身之理則天下萬理可得而知耳方之為術也含藏臨事應變神機而攻補損益調和之知略天下百物一切之工才無不本焉矣故能明方術之用則人間萬事可得而治耳經曰聖人之術為萬民式其是之謂也蓋一

身者事理之本也方術者知工之源也凡百物萬事源滿而流達本立而未成是天下定理也且也天下至遠而大一身至近而小其大也難知其小也易見然未能知其一身易見之常理府藏之聖魄血氣之運行稟賦之如何而何能辨天下紛紛之大理乎何論百事紛紛之多趣乎未能制其一身近小之變亂正邪之爭優惡賦之妄行毒氣之散流而何能至謀國家遠大之經實存亡乎何救天

下難知之病憂疾苦乎不特辨耳是故古之
欲得醫天下便萬生處大道者學必哉其
源本蓋道也者保常也醫也者制變也保常
而制變制變而保常所以安安美樂而為長
生久視也所以天下平治而為和氣充溢也
苟有齊家治國之志者諸審其學

辨道

天地之大德生生也安安長生人之心也夫
大道也者天地成德之宗而人間存心之源
也而道之為道也守神養生耳天地之德於
斯而成人間之心於斯而存豈非宗源乎如
何其亡之也其舍之也則不可成其德而不
能存其心變憂竝起三極遂亂經曰精神內
守病安從來又曰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不為
天下則大昌豈不信哉以是推則仁義老佛

神明百家之學凡天下教導之論許多之說
此皆一求其大道術而已如何則其別詰之
意趣辨講之真旨終盡至于斯極矣然世間
所言道與術其議混然難辨今也歷觀內經
小大自有別其單曰道或曰稽光道或曰至
道或曰要道此類是皆謂其大道也曰何之
道曰鍼道曰為何之道曰標本之道此類皆
雖俱言道然所以事業其義枝小也可知矣
夫大道之與小道均俱曰之道也其言一而

其意大別也而如小道者義全與術相同古
人曰道術通用其謂如此乎由是按之所謂
醫道儒道佛道老道神道等以經文之例推
焉則其為術也可知矣且也字彙曰道三才
萬物共由者也說文曰術邑中道也又以可
觀道也者三極之大道也術也者邑中小道
而其別自了了矣然則術者至于大道之小
道而大道者為天地成德人身存心之宗源
也明矣學者夫天下之大道與邑中之小道

混用不可為一

辨道二

蓋守神養生者存人心大道也是故神之必
可守而生之必可養也人皆自知焉然古今
守焉養焉以處其道者甚少何乎學不得其
方教不得其術也於是求生之甚殘害及人
好生之厚亦反入死地而道不能免其失神
迷妄也古之時四海出群聖各隨其性立之
術以燭其失神迷妄世間名曰醫曰儒曰佛

曰神曰老此五者誠人間處道之指南也夫
五術既備也五性始得其方也是故廢一術
則一性必失其方五術並行而不相失則學
各得其方而能守其神教得其術而能養其
生其如是則天下實無子遺矣嗟咄千載既
往矣晚近濁世至聖不復出也善柔徒泥遺
經英傑慾誣肖愚術學躁暴而至道衰廢噫
可歎哉如我醫也散亡殊甚不得其人也數
千歲下茲既久矣且也本朝正德享保

降~~妄~~辯之徒盛三五之說辨來時發西務事
欺固擴存大經以為生民之深害者其弊陸
續不絕慘刻益酷而人失其方世主之學愈
亡而大道殆落地下也其習不可移則誠足
以為天下後生之大患不可不辨也

辯道三

其神者何乎天地交和之一氣也經曰兩精
相搏謂之神是也而人常藏焉於軀內此萬
物成敗之大本而人間立命之根基也故經

曰得神者昌失之者亡豈不左乎此氣也能
守則和不守則易變其和也則象善之主其
變也則象惡之魁故苟神之不守也天地失
其德人身變其常其失德也不能成生生其
變常也不能存其心甚者則遂折其命而守
神之與養生若一也如何不養生則神亦不
可守也不守神則生亦不可養也守養相得
而道始全矣豈非若一乎夫養生者有體也
字~~無~~曰養育也體與生同是也天地以三極

萬物之體人間以骨肉府藏為體試諸而施
人成諸家而發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蓋醫
之學也由是推之則君父兄弟妻子臣妾親
戚朋友凡附近我身者雖宮室家財皆此非
我體乎且又推之大之則國家王侯之體而
天下天子之體也夫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
為一人之義其不全在耶然則苟其不養之
也天地以不可為天地天子以不可為天子
而王侯失其尊廢人亡其產此亦變其常而

至憂患徧逆災禍並起而百病競發其如是
則晉楚之富其亡可立而待賁育之勇終其
之無逞所且夫雖有脩己治人之志而一朝
鬼籙事業頓廢吁亦可哀矣由是觀之則其
守神養生也者豈誠非三極一貫達道乎是
故人能循斯道則志情泰然和平內無媻虛
之毒疾外無虛實之邪疾心廣體胖而長生
安安久視之道得矣天下之人皆能如是則
上和睦而雍熙之治成矣

林論說之夥不翅汗牛充棟是皆術之又術
隨性因時交錯異同轉變不一是亦時勢不
得不然耳然而至論其極則決不外於斯遊
也若夫仁義老佛醫術神明精細之學前聖
賢通與其論辨教戒之方雖各不同然皆隨
其性因其時以劑夫過不及之術而其要亦
唯使人守神養生安然終天年而已然則道
也者為術之極也實不待辨耳是故至真以
為平治天下之要樞而軒岐以之康濟生民

名之曰大道或曰至道又曰精光道豈不宜
哉自時歛後世衰道微人心澆薄弃本徇末
或泥術遺道或以術為大道其最甚者至以
一術欲劑天下之變吁亦惑矣內經既立五
藏之人而辨其性質血氣之不同緩急剛柔
之不均何則術固隨其性而劑其變不可銀
舛而求劑是黃岐之所行也今也乃欲以
術劑天下之變豈非惑乎

孔子曰攻異端斯害已又曰上知與下愚不
移釋尊曰無緣衆生難度是亦唯以其性異
也夫大中至正之聖者必先知之故有此言
既有此言則一術之不可道天下也照然可
決矣夫道三極一貫而術則隨性故道一而
術則各異端是不易之理也晚世學者惟尊
奉其所得一術而志趣偏僻不知博誼旁咨
以求至當之理一見他術則戟午努眼辨駁
如仇讐是皆泥術而遺道之過耳且近世索

隱術怪之徒愈益盛于世而道既墜于泥塗
壞亂甚矣噫時邪命邪其謂之何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苟有拯世濟民之志者寧可
不致思於此哉

至以父母兄弟之死生全委他人嗚呼道術
之不明久矣上古之學者欲醫國安民者其
學必以論方術治痛苦為之先中古之時遂
稍雖微然尚或湯藥親嘗而進之後世則奉
而附人視親戚之死生如視越人之肥瘠此
仲景氏之所以怪歎哀痛者也下一日而論
方術二亦言文亦至亦文亦於亦人
於是亦可知凡具四體存人心者不論貴賤
賢愚剛柔皆不可以不學是術也雖然人人

其性各異一術不可以應天下之變於是前
聖為之立其術也亦多端矣而大法有五湯
液鍼灸按摩祝由是也是五者便象人各隨
其性之所宜而為主客焉嗟吁真聖之用心
於斯也深及慮於後生也遠蕩蕩乎與窳壞
同其功者也然而經中所載湯液方甚少何
也豈世遠時移古籍殘闕遂失其舊歟將古
人口授以傳之不敢詳載之簡策乎未可知
也彼仲景氏者真曠世之哲匠也以湯液為

王而救療疾亦唯隨其性耳於是乎采集
衆方傳之于後世其言曰采衆方撰素門據
此則其方大抵古經遺方而仲景取以救之
傷寒雜病論中也故其議論之體治療之法
一皆與古經相合如符契然則仲景所用之
方固為軒岐之遺方可知矣而其所說精確
明備軒岐以下未見其比豈非曠世之哲匠
哉

方術三

其為法也先正病因以問患狀隨患狀以求
態隨態以察脈與色而又加以聞按二診然
後參替併考則的證自明也於此隨其證以
究其源究其源而治之是謂之隨證而治之
也是仲景之法也抑岐黃氏之法也今取其
法而試之事實如庖丁割牛莫不中其窠絜
豈不方術之著龜者哉然而世人心孔不明
見其外而不辨其內或所昏迷乎後世臆斷
之說膠妄之言而遂至不覺先聖大訓之妙

為標準其的實著明為何如耶夫因也狀也
慙也脉也色也聞也按也皆正其證徵而來
其病源之津筏耳經曰治病必求於本此亦
求病源之謂也仲景與黃岐萬古一揆於此
亦可見矣迨世方士稱仲景之遺法者紛然
角立於天下然而大抵隔靴搔痒無超詣之
實輒大言駭人聽或假儒以華其文飾其言
意氣頗似俊偉可畏矣而其實蠅蚋施言與
古人作用相去萬里皆名利是騖耳未見一

人一書親切著明以洞析其源者巢氏獨雖
有病源之目而其所論煩絮無倫與仲景之
意異乎不同固不足煩齒頰也

病源二

蓋人身之為物也稟陰陽冲和之一氣以參
立乎兩間故順四時適剛柔靜順調和能守
能養便是氣不變則精神泰然百體完固病
何從而生苟失其守養也其氣則變其變也
心室昏迷而不安雖然其始也唯志意惑而

致事業逆虛耳未至為身體痛若故起居無所礙動作無所若然痛痒若腦之根柢實胚胎此而其所以發痛苦者有三焉其一當變氣昏迷之時適遇外邪則內奸煽動同氣相求引而入之內遂以成病者是也其二動作苦樂過度四肢九竅血液凝滯以成病者是也其三飲食男女貪嗜過情或為兵及蟲獸所傷以成病者是也大凡人身雖萬病多端其所因而生不外於此三者是候病之要領

治疾之關鍵也而治術之法亦各不同

病源三

至其變氣一動而發痛苦則陰陽始見焉寒熱忽起焉其氣必偏聚而鬱結是之謂病源也夫氣固無形必依物而結焉肌肉津液藏府筋骨絡絡精血皆物也其所依而結必變變則病患即起其既起也痛痒寒熱發於內動悸顛瀰形於外其狀其應隨物各異於是乎患狀可辨態質可分脉色可觀聞按可察

而的證可取病源可究矣蓋脈證自病源起
病源隨脈證而分脈證者假也病源者真也
雖辨脈證不知究病源將治何者而除其苦
腦譬如望門牆而不見宮室入家室而不過
其主也豈非所謂鑿空之甚乎故治疾之要
必在求其源然而其為源也隨人身性質而
其起不同其結亦異所嘗校之於事實則如
太陽之人先結於太陽經位如太陰之人先
結於太陰經位是亦同氣相求之義而仲景

論病之標的也夫既求其源而得之則攻補
損益治方之要照然如指諸掌而鮮汗吐下
溫和之六法亦各井然得其所主矣雖然病
源固無定體或寒或熱變化百端竟難一定
及其既為轉變則頃變而為逆剛變而為柔
或實抱虛虛含實此類不可勝言其於部位
也亦然或有終始聚結於一位而不變者或
有忽為傳經轉屬者或有起於陰而出於陽
發於表而陷於裏者其變遷轉移亦不可勝

言故不論頭項脇背腹脊膺面目鼻耳咽喉
口舌前陰後竅凡人身上下左右內外無所
不至其轉變恍惚若不可端倪者然脉證緣
病源而起病源隨脉證而分於是乎揭患狀
態脉色聞按治之象診以反覆察則其寒
熱虛實順逆剛柔陰陽表裏內外左右瞭然
如陳甲乙而其瘀血冷結燥屎水結等之類
亦彰々乎真偽分矣是黃岐仲景之心法也
學者精覈而有得焉則又何病源不可辨哉

夫如是始得仲景之直傳而方術之能事畢
矣嗚呼書不盡言言不盡此特其槩略而已
若夫擘肌析理闡明幽微則非同志衿契之
人豈可易而論之乎哉

